歐陽修集/卷1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二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三十六 · 集古錄跋尾卷三

► 集古錄跋尾卷四

【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〈建寧元年〉】

右漢《冀州從事張表碑》，云「君諱表，字元異」。其碑首題云《漢故冀州從事張君碑》，而文為韻語。敘其官閥不甚詳，但云「春秋六十四，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寢疾而終」。其辭有云「仕郡為督郵，鷹撮盧擊」，是以狗喻人。又有「畔桓利正」之語。蓋漢人猶質，不嫌取類於鷹犬。「畔桓」，疑是「般桓」，文字簡少假借爾。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〈建寧元年〉】

右漢《竹邑侯相張壽碑》，云「君諱壽，字仲吾。其先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。孝友恭懿，明允篤信。博物多識，獵涉傳記，臨疑獨照，確然不撓，有孔甫之風。舉孝廉，除郎中、給事、謁者，遷竹邑侯相。年八十，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」，其大略可見者如此。其餘殘缺，或在或亡，亦班班可讀爾。治平元年端午日書。

【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〈建寧二年〉】

右漢《金鄉守長侯君碑》，云「君諱成，字伯盛，山陽防東人也。其先出自豳岐，周文之後，封於鄭，鄭共仲賜氏曰侯。厥胤宣多，以功佐國。漢之興也，侯公納策，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，謚曰安國。君曾孫擠餉魍澈睢９囊渲行耍玄孫霸為臨淮太守，轉拜執法

右刺奸、五威司命、大司徒公，封於陵侯，枝葉繁茂，或家河洏，或邑山濟。君即上黨太守之弟。郡請署主簿、督郵、五官掾、功曹，守金鄉長。建寧二年四月癸酉卒，年八十一」。碑文首尾皆完，故得詳其世次。其云「上黨太守」，不見其名。按《漢書》，執法左右刺奸、五威司命，皆王莽官名。《侯霸列傳》云：霸，莽時為隨令，遷執法刺奸，而未嘗為五威司命。後事光武，代伏湛為大司徒，封關內侯。即薨，光武下詔，追封則鄉侯。而此碑言封於陵侯，未知孰是？據碑言，刺奸、司命光武時官，蓋碑文之謬矣。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〈建寧二年〉】

右漢《魯相上尚書章》，其略云「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，魯相臣晨、長史臣謙，頓首死罪，上尚書。臣晨頓首，死罪死罪。臣以元年到官，行秋饗，飲酒泮宮，復禮孔子宅，而無公出酒脯之祠。臣輒依社稷，出王家谷，春秋行禮」。建寧，靈帝年號也。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，其辭稱「頓首死罪」，而不敢斥至尊，因尚書以致達而已。余家《集錄》漢碑頗多，亦有奏章，患其磨滅，獨斯碑首尾完備，可見當時之制也。又云：「孔子乾坤所挺，西狩獲麟，為漢制作。」故《孝經援神契》曰「玄丘制命帝卯行」，又《尚書考靈耀》曰「丘生蒼際，觸期稽度為赤制」，讖緯不經，不待論而可知。甚矣，漢儒之狹陋也！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豈區區為漢而已哉！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書。

【後漢孔君碑〈建寧四年〉】

右漢《孔君碑》，其名字磨滅不可見，而世次官閥粗可考，云「孔子十九代孫，潁川君之元子也。舉孝廉，除郎中、博昌長。遭太守君憂，服竟，拜尚書侍郎、治書御史、博陵太守，遷下邳相、河東太守。建寧四年十月卒」。其餘文字歷歷可讀，以其斷絕處多，文理難續，故不復盡錄。然其終始略可見矣。惟其名字皆亡，為可惜也。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。

【後漢慎令劉君墓碑〈建寧四年〉】

右漢《慎令劉君墓碑》，在今南京下邑。其名已磨滅，其字伯麟。少罹艱苦，身服田畝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辟從事、司徒掾，遷慎令。卒年六十有二。其銘曰：「於惟君德，忠孝正直。至行通洞，高明柔克。鬼神福謙，受茲介福。知命不延，引輿旋歸。忽然輕舉，志激拔葵。人皆有亡，貴終譽兮。歿而不朽，垂名著兮。」余家漢碑，常患其銘多缺滅，

而斯銘偶完，故錄之。

【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〈建寧四年〉】

右漢《北軍中候郭君碑》，其名字磨滅，云「元城君第四子也。其先蓋周之胄緒，枝葉雲布，列於州郡，自東郡衛國，家於河內汲。兄竹邑侯相，次尚書侍郎，次濟北相。順弟臨沂長，次徐州刺史，次中山相，次雒陽令。君為五官掾、功曹、司隸中都官從事。三辟將軍府，舉廉比陽長，復辟司徒，拜北軍中候。年六十有六，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」。其於「兄竹邑侯相」上一字缺滅不完，疑是「惠」字。其下又云「順弟」，莫曉其義，豈漢人謂兄弟為此語邪？故闕其疑，以俟知者。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後漢析里橋甫阜閣頌〈建寧五年〉】

右漢《析里橋甫阜閣頌》，建寧五年立，云「惟斯析里，處漢之右，溪源漂疾，橫注於道。涉秋霖漉，稽滯商旅，休謁往還，常失日晷。行理咨嗟，郡縣所苦。斯溪既然，甫阜閣尤甚。臨深長淵，三百餘丈，接木相連，號為萬柱。遭同隤納，人物俱隋，沉沒洪淵，酷烈為禍。於是太守阿陽李君諱會，字伯都，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。思惟惠利，有以綏濟。聞此為難，其日久矣，乃俾府掾仇審，改解危殆，即便求隱。析里大橋，於爾乃造。又蟑散關之朝漯，徙朝陽之平參，減西□□高閣，就安寧之石道。禹道江河，以靖四海，經紀厥績，艾康萬里。乃作頌曰」。頌後又有詩，皆磨滅不完。其云「遭遇隤納」，又云「蟑散關之朝漯，徙朝陽之平參」，刻畫完好，非其訛繆，而莫詳其義。疑當時人語與今異，又疑漢人用字簡略，假借不同爾。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。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。

【後漢堯母碑〈建寧五年〉】

右漢《堯母碑》，漢建寧五年造，其文略曰：「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，遂以侯伯，恢踐帝宮。慶都仙沒，蓋葬於茲。欲人莫知，名曰靈台，上立黃屋，堯所奉祠。三代改易，荒廢不修。漢受漇期，興滅繼絕，如堯為之。遂遭亡新，禮祠絕矣。故廷尉姓名磨滅，不可讀矣。深惟大漢堯之苗胄，當修堯祠，追遠復舊。前後奏上，帝納其謀，歲以春秋奉太牢祠。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、成陽令博陵管遵，各遣大掾輔助，□君經之營之，不日成之。」此其大概也。按《皇覽》云堯塚在濟陰城陽，《呂氏春秋》云堯葬穀林，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。然自《史記》、《地志》及《水經》諸書，無堯母葬處，惟見於此

碑，蓋亦葬城陽也。而諸書俗本多為城陽，獨此碑為成陽，當以碑為正。碑後列當時人名氏，又云「審晃字元讓，管遵字君台」。又云「漢受濡期」，莫曉其義也。嘉淘年二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後漢繁陽令楊君碑〈熹平中〉】

右漢《繁陽令楊君碑》，首尾不完，文字磨滅，可識者四百三十字，不可識者六十一字。碑云「君遭叔父太尉薨，委榮輕舉，吏民攀轅，守闕上書，運穀萬斛，助官賑貧，以乞君還」。又云「富波君之子」。按《漢書》楊震子牧為富波相，君乃牧子也，叔父太尉者，秉也。出米乞令，前史所無，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。嘉貪四曄月二十三日書。

【後漢高陽令楊君碑】

右漢《高陽令楊著碑》，首尾不完，而文字尚可識，云「司隸從事、定潁侯相，最後為善侯相」。「善」上一字磨滅不可見，蓋其中間嘗為高陽令，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，不詳其義也。按《楊震碑》，高陽令著，震孫也。今碑在震墓側。

【後漢楊君碑陰題名一】

右漢楊君碑陰題名，首尾不完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。楊震子孫葬閿鄉者數世，碑多殘缺，此不知為何人碑陰。其後有云「右後公門生」，又云「右沛君門生」。「沛君」疑是沛相者，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。「後公」亦不知為何人也。治平元年六月初十日書。

【後漢楊君碑陰題名二】

右漢楊君碑陰題名，凡一百三十一人，有稱故吏者、故民者、處士者、故功曹史者、故門下佐者，類例不一，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，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。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，其餘或在或亡。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。楊氏墓在閿鄉，有碑數片，皆漢世所立。余家《集錄》得其四：震及沛相、繁陽、高陽令碑，並得碑陰題名，然得時參錯，不知為何碑之陰也。其名氏可見者，當時皆無所稱述，顧其人亦不足究考。第以漢隸真跡金石所傳者，至今類多磨滅可惜，故錄之爾。治平元年三月三十日書。

【後漢碑陰題名】

右漢碑陰題名，在閿鄉楊震墓側，文字磨滅，不復可考。其僅可見者曰「候長汾陰趙遺子宣」，「候」上滅一字。又曰「故督郵曹史、縣功曹鄉部吏柏昱」等人名，「鄉」上又滅一字。又曰「西鄉亭長柏昱子政」，又曰「鄉亭長翟國相如」，「鄉」上又滅一字。又曰「麟都亭長陰定安定、穀口亭長方文雅」，「方」上又滅一字。「東門亭長梁忠子孝，四望亭長吳鴻子名，麟武亭長常誥宣」。其餘缺裂不完。蓋楊氏子孫當時皆葬閿鄉，碑碣往往磨滅，此不知為誰碑也。治平五年五月二十日，謝雨致齋於太社書。

【後漢楊公碑陰題名】

右漢楊公碑陰題名。楊氏世葬閿鄉，墓側皆有碑，今其存者四。余家《集錄》皆得之，乃太尉、沛相、高陽、繁陽令也。此碑陰者不知為何人碑，文字殘缺，其僅存者十五人，又滅其一。其在者十四人，曰：懷陵園令相蔣禧字武仲，宜祿長蕭劉瑞字仲踢孝廉杼秋劉旭字子明，太官日丞譙曹臻字建國，辭曹史鄆公孫銀字山根，門下書佐史韓純字子敬、豐畢佩字廣世、鄆孟縱字河雒，決曹書佐鄆公孫僮衷抳皆稱故吏。又有故吏贊陳俊字仲顯，蘄夏陽字儀公，蘄硪字伯玉，杼秋劉順字子選，沛周儀字帛民，凡五人皆不著職。而孟縱字河雒、周儀字帛民，文字皆完，非論謬，而莫曉其義也。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書。

【後漢殘碑陰】

右漢殘碑陰，前後磨滅不知為何人碑。其知為漢碑者，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為也。其字僅可見者尚數十，而姓名完者九人，曰：王伯卿、趙仲方、賈元周、王景陽、賈元輔、宗石處、王仲宣、馬安國、王通國，皆無官號邑里，莫知為何人。惟漢隸在者少，為難得，故錄之。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。

【後漢魯峻碑〈熹平元年〉】

右漢《魯峻碑》，云「君諱峻，字仲嚴，山陽昌邑人。監營謁者之孫、修武令之子。治《魯詩》、《顏氏春秋》，舉孝廉，除郎中、謁者、河內太守丞。辟司徒、司空府，舉高第、御史、東郡頓丘令，遷九江太守，拜議郎、太尉長史、御史中丞、司隸校尉。遭母憂，自乞拜議郎。服竟，還拜屯騎校尉。以病遜位，熹平元年卒。門生於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『忠惠父』」，其餘文字亦粗完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，以見漢官之制如此。惟云「遭母憂，自乞拜議郎」，又其最後為「屯騎校尉」，而碑首題云《漢故司隸校尉忠

惠父魯君碑》者，莫曉其義。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書。

【後漢玄儒婁先生碑〈熹平三年〉】

右漢《玄儒婁先生碑》，云「先生諱壽，字九考，南陽隆人也。祖太常博士，父安貧守賤，不可榮以祿。先生童孩多奇，岐嶷有志，好學不厭，不飭小行，善與人交，久而能敬。榮沮溺之耦耕，甘山林之杳藹」。又曰「有朋自遠，冕紳莘莘，講習不倦。年七十有八，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」。今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》載此碑，景討杏嘴砸牧甌崴再遷乾德令，按圖求碑，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。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，見此碑在墓側，遂據圖經遷碑還縣，立於敕書樓下，至今在焉。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。

【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〈熹平中〉】

此君檢《漢書》無之，今碑石缺，不見其名，惜乎遂不見於世也。南人紀其所修瀧水，即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。至今以為利，祠宇甚嚴云。

【後漢桂陽周府君碑〈熹平中〉】

右漢《桂陽周府君碑》。按《韶州圖經》云「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，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。武溪驚湍激石，流數百里。昔馬援南征，其門生轅寄生善吹笛，援為作歌和之，名曰《武溪深》，其辭曰：『滔滔武溪一何深，鳥飛不渡獸不能臨。嗟哉武溪何毒淫！』周使君開此溪，下合真水，桂陽人便之，為立廟刻石」。又云「碑在廟中，郭蒼文」。今碑文磨滅，云府君字君光，而名已訛缺不可辨。《圖經》但云周使君，亦不著其名。《後漢書》又無傳，遂不知為何人也。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鷓鴣石，南流三百里入桂陽，而桂陽真水、盧溪、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。其俗謂水湍峻為瀧，韓退之詩云「南下昌樂瀧」即此水也。碑首題云「神漢」者，唐人云「聖唐」爾，蓋當時已為此語，而史傳他書無之，獨見於此碑也。

【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〈熹平中〉】

右《漢桂陽周府君碑》。余初得前本，恨其名遂磨滅，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，因出其碑，而為余言前為樂昌令，因道府君事，云名憬。問其何以見之？云碑刻雖闕，尚可識也，乃以此碑並陰遺余。蓋前本特摹者不工爾。又余初以韓集云「昌樂瀧」，疑其誤，

乃改從樂昌，仲章曰不然，縣名樂昌，而瀧名曰昌樂，其舊俗所傳如是，韓集不誤也。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。

【後漢秦君碑首〈熹平中〉】

漢碑今存者少，此篆亦與今文小異，勢力勁健可愛。〈蔡君謨題。〉

右漢熹平中碑，在南陽界中，字已磨滅不可識，獨其碑首字大僅存。其筆畫頗奇偉，蔡君謨甚愛之，此君謨過南都所題，乃皇佾年也，今一紀矣。嘉貪四昃旁率七日書。

【後漢堯祠碑〈熹平四年〉】

右漢《堯祠碑》，在濟陰。碑云「帝堯者，蓋昔世之聖王也」。又曰「聖漢龍興，纂堯之緒，祠以上犧。至於王莽絕漢之業，而壇場夷替，屏懾無位」。大抵文字磨滅，字雖可見，而不復成文。其後有云「李樹連理，生於堯祠。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，出錢二千，敬致禮祠」。其餘不能讀也。碑文有年月，蓋熹平四年建也。治平元年五月晦日書。

【後漢郎中王君碑〈光和元年〉】

右漢《郎中王君碑》，文字磨滅，不復成文，而僅有存者，其名字、官閥、卒葬年月皆莫可考。惟其碑首題云《漢故郎中王君之銘》，知君為漢人，姓王氏，而官為郎中爾。蓋夫有形之物，必有時而弊，是以君子之道無弊，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。顏回高臥於陋巷，而名與舜、禹同榮，是豈有托於物而後傳邪？豈有為於事而後著邪？故曰久而無弊者道，隱而終顯者誠，此君子之所貴也。若漢王君者，托有形之物，欲垂無窮之名，及其弊也，金石何異乎瓦礫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。

【後漢樊毅華嶽廟碑一〈光和元年〉】

右漢《樊毅修華嶽廟碑》，云「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，名曰咸池，季冬己巳，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，字仲德，下車之初，恭肅神祀。西嶽至尊，詔書奉祠，躬親自往，齋室逼窄，法齋無所。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圖議繕。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，刻茲碑號，吏卒挾路。據此，碑乃即時所立，而太守生稱「諱」者何哉？治平元年末伏日書。

【後漢樊毅華嶽碑二〈光和二年〉】

右漢《樊毅華嶽碑》，云「泰華之山削成四方，其高五千仞，廣十里。《周禮・職方氏》華謂之西嶽，祭視三公者，以能興雲雨，產萬物，通精氣，有益於人，則祀之。故帝舜受堯，親自巡省。暨夏、殷、周，未之有改。秦違其典，璧遺高阜池，二世以亡。漢祖應運，禮遵陶唐，祭則獲福，亦世克昌。亡新滔逆，鬼神不享。建武之初，彗掃頑凶。光和二年，有漢元舅、五侯之胄、謝陽之孫曰樊府君，諱毅，字仲德，命守斯邦。孟冬十月，齋祠西嶽，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，廟舍舊久，牆屋傾亞，特部行事荀班、縣令先讜以漸補治，此其事也」。又云「功曹郭敏等遂刊玄石，銘勒鴻勛」。其字畫頗完，其文彬彬可喜，惟以《周禮》「職方氏」為「識方氏」，其字畫分明，非訛缺，疑當時《周禮》之學自如此，蓋「識」、「志」其義皆通也。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。

【後漢太尉陳球碑〈光和元年〉】

右漢《太尉陳球碑》，云「君諱球，字伯真，廣漢太守之元子也」。又云「除郎中、尚書符節郎、慎陵園令，換中東城門候，遷繁陽令，拜侍御史」。其後又云「拜將作大匠」。其餘磨滅僅存。按《後漢書》球傳云「父荊廣漢太守。陽嘉中，球舉孝廉，稍遷繁陽令。太尉楊秉表球零陵太守，後累拜司空。光和元年，遷太尉，坐日食免。復拜光祿大夫，與司徒劉(谷阝)等謀誅宦官曹節等不果，下獄死」。球在零陵，破賊胡蘭、朱蓋有功，威著南邦。今碑破蘭、蓋事班班可讀，與傳皆合，惟不著誅宦官事。至其卒時，文字磨滅不可識，惟云六十有二，亦與傳合，予所集錄古文，與史傳多異，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。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。

【後漢西嶽廟復民賦碑〈光和二年〉】

右漢《修西嶽廟復民賦碑》，云「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，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。臣毅頓首，死罪死罪。謹按文書，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，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，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，率皆久遠有垢。臣以神岳至尊，宜加恭肅，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」。又曰「讜言縣當孔道，加奉尊嶽，一歲四祠，養牲百日，用穀稿三千餘斛。或有請雨齋禱，役費兼倍。小民不堪，有飢寒之窘，違宗神之敬。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。臣輒聽，盡力奉宣詔書，思惟惠利，增異復上。臣毅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，上尚書」。漢家制度今不復見，惟余家《集錄》漢碑頗多，故於磨滅之餘，時見一二。而此碑粗完，故錄其首尾以傳。臣毅者，

樊毅也。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。

【後漢北嶽碑〈光和四年〉】

右漢《北嶽碑》，文字殘滅尤甚，莫詳其所載何事，第其隱隱可見者曰「光和四年」，以此知為漢碑爾。其文斷續不可次序，蓋多言直疑酒、黍稷豐穰等事，似是禱賽之文。其後有二人姓名，偶可見云「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，甘陵夏方字伯陽」，其餘則莫可考矣。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。

【後漢無極山神廟碑〈光和四年〉】

右漢《無極山神廟碑》，文字磨滅斷續，然尋繹次序，其可見者尚可成文，云「太常臣耽、丞敏頓首上尚書。謹按文書，男子常山蓋高、上黨範遷，為元氏三公神山。去年五月，常山相巡詣山請雨，山神即使高傳言白國縣，即與封龍靈山、無極山共興雲雨。常山相巡、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，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，為無極山神索法食。臣疑高、遷言不實，輒移本國。今常山相巡書言，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，立石為體，長二丈五尺所，山周匝二十餘里。其三公封龍靈山，皆得法食。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，牲出王家，以騶滴信。愚臣如巡言，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，臣耽愚戇，頓首頓首上尚書。制曰可。尚書令忠奏雒陽宮，太常承書從事。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，尚書令忠下太常耽、丞敏，下常山相」。其奏章如此。其後遂言造廟事，而有銘，其文多不載。按漢奏章首尾皆言「臣某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，上尚書」，而此碑所載太常奏章首尾不稱死罪，而丞敏不稱臣，莫曉其制。碑後又列常山官屬，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、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。治平元年四月二日書。

【後漢殽阬君神祠碑〈光和四年〉】

右漢《殽阬君神祠碑》，在鄭縣。慶曆中，樞密直學士施君為陝西都轉運使，為余摹此本，云「碑文已磨滅，初不可辨，以面填其刻，稍尋其點畫，命工鐫治之，乃可讀」。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，故獨斯碑歷歷可見也，惟裴曄姓名為鄉人鑿去矣。殽阬所以畜洩水患，據碑文云「自亡新以來廢之」，則前漢時已有之矣。光和中曄為鄭縣令，始脩復之，事見《水經》及《華州圖經》。殽阬君祠，今謂之五部神廟，其像有石隄、西戍、樹谷、五樓先生、東臺御史、王翦將軍，皆莫曉其義。施君名昌言，今為涇原路安撫使。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。

【後漢敬仲碑〈光和四年〉】

右漢《敬仲碑》者，其姓名字皆不可見，惟其初有「敬仲」二字尚可識，故以寓其名爾。蓋疑其人姓名田氏也。大抵文字磨滅，比其他漢碑尤甚，字可識者頗多，第不成文爾。惟云「州郡課最，臨登大郡」，又云「居喪致哀」，又云「司隸從事、治書侍御史」，又云「光和四年閏月庚申」，此數句粗可讀爾。其餘字畫廑完者，以漢隸今為難得，錄之爾。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後漢無名碑】

右漢無名碑，文字磨滅，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，其僅可見者云「州郡課最，臨登大郡」，又云「居喪致哀，曾參閔損」，又曰「辟司隸從事，拜治書侍御史」，又曰「奮乾剛之嚴威，揚哮虎之武節」，又曰「年六十三，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」。其餘字畫尚完者多，但不能成文爾。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，未必皆適世之用，惟其埋沒零落之餘，尤以為可惜，此好古之僻也。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。

【後漢橐長蔡君頌碑〈光和四年〉】

右漢《橐長蔡君頌碑》，在鎮府。故天章閣待制楊畋嘗為余言，漢時隸書在者此為最佳。畋自言平生惟學此字。余不甚識隸書，因畋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，遂入於錄。

【後漢唐君碑〈光和六年〉】

右漢《唐君碑》，其名已磨滅，其字正南云，潁川郾人也。其先出自慶都，感赤龍生堯，王有天下。苗胄枝分，相土視居，因氏唐焉。君父孝廉、郎中，早卒，君繼厥緒，耽道好古，敦《書》味《詩》。守舞陽丞、潁陽令，察能治劇，遷豫章。其後遂復磨滅，雖文字班班可見，而不能得其次序。其後又云「換君昌陽令，吏民慕戀，牽君車輪，不得行。君臣流涕，道路琅玕，是故從事郡掾刊石樹頌，歌君之美」。據此，蓋縣令去思碑爾。其後又云「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」，則知唐君為後漢時人矣。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書。

【後漢朱龜碑〈光和六年〉】

右漢《朱龜碑》，云「字伯靈，察孝廉，除郎中、尚書侍郎。以將事去官，於時幽州」，「州」下滅一字，「夷侵寇，以君為御史中丞討伐」。其後磨滅。又云「鮮卑侵犯障塞，復舉君，拜幽州刺史。年六十四，光和六年卒」。龜之事跡不見史傳，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。碑在今亳州界中。云「將事去官」，莫曉其語。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。

後余守亳州，徙碑置州學中。

【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〈中平元年〉】

右漢《司隸從事郭君碑》，云「君諱究，汲人也，元城君之孫、雒陽令之適，歷主簿、督郵、五官掾、功曹、守令、長，辟司隸從事、部郡都官。春秋二十八而卒，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」。據《北軍中候碑》為元城君子，而弟為雒陽令，考其世次皆同。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，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。蓋古人譜牒既完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，可見其以世家為重，不若今人之苟簡也。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後漢太尉劉寬碑一〈中平二年〉】

右漢《太尉、車騎將軍、特進、逯鄉昭烈侯劉公碑》。公諱寬，有兩碑，皆在洛陽，余家《集錄》皆得之。其一故吏李謙所立，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立。其所書與李謙等所載不異，惟漢隸難得，當錄。漢公卿卒，故吏門生各自立碑，以申感慕，惟見於此。今人家碑碣，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為立也。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。

【後漢太尉劉寬碑二〈中平二年〉】

右漢《太尉劉寬碑》。《漢書》有傳，其官閥始卒與碑多同，而傳載遷官次序頗略。蓋史之所記，善惡大事，官次雖小略，不足為失，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，不可不正。碑云「大將軍以禮脅命，拜侍御史，遷梁令，三府並用博士徵，皆不就。司隸校尉舉其有道，公車徵拜議郎、司徒長史」。而傳但云「大將軍辟，五遷司徒長史」。今據碑，止四遷爾，博士未嘗拜也。碑於長史下遂云「入登侍中，延熹八年地震，有詔詢異而拜尚書，遷南陽太守，拜大中大夫，復拜侍中、屯騎校尉、宗正、光祿勛，遂授太尉」。傳至大中大夫，始云「遷侍中」，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，史闕書也。碑又云「固疾遜位，拜光祿大夫，遷衛尉，復作太尉」。而傳云「以日食免，拜衛尉」。以日食免當從傳為正，

而不書光祿大夫，史闕也。其餘皆同，故不復錄。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。

【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〈中平二年〉】

右漢《太尉劉寬碑陰題名》。寬碑有二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。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，其別列於後者，在寬子松之碑陰也。寬以漢中平二年卒，至唐咸亨元年，其裔孫湖城公爽以碑歲久皆僕於野，為再立之，並記其世序。嗚呼！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，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，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。蓋自黃帝以來，子孫分國受姓，歷堯、舜、三代數千歲間，詩書所紀，皆有次序，豈非譜系源流，傳之百世而不絕歟！此古人所以為重也。不然，則士生於世，皆莫自知其所出，而昧其世德遠近，其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僅能識其父祖爾，其可忽哉！唐世譜牒尤備，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。至其弊也，或陷輕薄，婚姻附托，邀求貨賂，君子患之。然而士子修飭，喜自樹立，兢兢惟恐墜其世業，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。今之譜學亡矣，雖名臣巨族，未嘗有家譜者。然而俗習苟簡，廢失者非一，豈止家譜而已哉！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後漢小黃門譙君碑〈中平二年〉】

右漢《小黃門譙君碑》，云「君諱敏，字漢達。年五十七，中平二年卒」。其文不甚磨滅，而官閥無所稱述，惟云「肅將王命，守靜韜光，以遠悔咎」而已。後漢宦者用事，靈帝時尤盛，敏卒之歲，張讓等十二人封侯。於斯之時，能守靜遠悔，是亦可佳。然敏以一小黃門而立碑稱頌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。治平元年四月三日書。

【後漢文翁石柱記〈初平五年〉】

右漢《文翁石柱記》，云「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，脩舊築周公禮殿，始自文翁開建泮宮」。據顏有意《益州學館廟堂記》云：按《華陽國志》，文翁為蜀郡守，造講堂，作石室，一名玉堂。安帝永初間，烈火為災，堂及寺舍並皆焚燎，惟石室獨存。至獻帝興平元年，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，為周公禮殿。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，當是興平元年。蓋時天下喪亂，西蜀僻遠，年號不通，故仍稱舊號也。今檢范曄《漢書》本紀，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，顏說是也。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書。

【後漢文翁學生題名】

右漢文翁學生題名，凡一百有八人：文學、祭酒、典學從事各一人，司儀、主事各二人，左生七十三人，右生三十人。文翁在蜀，教學之盛，為漢稱首，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。蓋其磨滅之餘，所存者此爾。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。

【後漢熊君碑〈建安二十一年〉】

右漢《熊君碑》，云「君諱喬，字舉」，「舉」上滅一字。其官閥不可詳考，其僅可知者「劉表時為綏民校尉，後遷騎都尉。建安二十一年卒，享年七十有一」。其云「治《歐羊尚書》」，其字非訛闕，而以「陽」為「羊」，蓋古文字少，故須假借。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，何哉？後云「太歲在申」，「申」上滅一字，以歷推之，當是丙申。又云「碑師春陵福造」，「福」上滅一字，當是其姓。其書「顯」字皆為「　　」，按許慎《說文》，顯從㬎聲，而轉為累，其失遠矣，莫曉其義也。熙寧二年十月晦日山齋書。

【後漢元節碑】

右漢《元節碑》，文字磨滅，不見其氏族，其可見者才數十字爾，云「君諱立，字元節，其先出自伊尹」，其餘不復成文。其銘云「於穆從事」，疑其姓伊而為從事也。碑無年月而知為漢人者，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。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。

【後漢殘碑】

右漢殘碑，不知為何人，所存者才三十二字，不復成文，惟云「高字幼」，知其名高。又云「漢中興」，復知為後漢時人。進隸字在者甚完，體質淳勁，非漢人莫能為也，故錄之。

【後漢天祿辟邪字】

右漢「天祿辟邪」四字，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。按《後漢書》，宗資，南陽安眾人也。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，墓前有二石獸，刻其膊上一曰「天祿」，一曰「辟邪」。余自天聖中舉進士，往來穰鄧間，見之道側，迨今三十餘年矣。其後集錄古文，思得此字，屢求於人不能致。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，為余摹得之，然字畫訛缺，不若余見時完也。按《黨錮傳》云：資祖均，自有傳。今《後漢書》有《宋均傳》，云南陽安眾人，而無宗均傳，疑《黨錮傳》轉寫「宋」為「宗」爾。《蜀志》有宗預，南陽安眾人。豈

安眾當漢時有宗、宋二族，而字與音皆相近，遂至訛謬邪？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。嘉祐八年臘日書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